

額頭with易于漣

季節的變化讓人措手不及，莫逍遙戴著口罩一邊思考著為什麼不翹課，一邊一下一下的咳起嗽來。

啊——頭好暈，到底為什麼不在家裡睡覺呢。

他用手背放在自己的額頭上，但差不多溫度的手根本沒有任何參考價值，平時沒那麼容易走到累的上學路途對現在的他而言卻莫名遙遠，明明就快到了、他卻開始有點喘到不想走了。

於是他把臉埋在雙膝間，就這樣抱著自己的腿在附近一處安全的地方蹲著休息一下。

不行啊這身體，這樣下去會在路上暈倒的吧，趕快到學校保健室休息吧……

「逍遙？」

當莫逍遙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在頓時間還有些無法反應過來，只能傻愣愣的抬頭看清來人的一頭漸層染髮。

真熟悉的髮色——啊，我知道是誰了。

「呦，同學你好啊。」勉強把下巴撐在膝蓋上，他像平時一樣有精神的打了個招呼——如果不是因為樣子太明顯，不然根本看不出來是裝的。

「生病了？看你一臉病恹恹的模樣。」

「哼嗯？被發現啦。」

「發燒了嗎？」

易于漣低下頭靠上對方的額頭，平常應該會有些反應的莫逍遙此時也沒什麼餘力撇開頭還是說些什麼了。

啊，好暈啊。

「你也燒得太厲害了吧，先進學校吧，我帶你去保健室。」

「喔……麻煩啦。」

「可別倒在路上，我撐不住你。」

「我會努力的……」

鼻子with月季

當莫逍遙把視線從盯著高處的同校少女身上移開，他也同樣看見了某隻橘白色的生物正好好趴在圍牆上盯著他們。

那是一隻明顯有人餵養的流浪貓，左邊的耳朵上被削掉了小小一角，顯然是做過TNR的吧。

親人的貓看見少女湊近時自然的翻滾成了一灘，喵喵叫的模樣讓人看得心都快融化了。

「你好可愛呀……」月季將有點身材的橘貓給抱了起來，或許是因為許多人餵養的關係，橘貓並不排斥短暫的擁抱，甚至有些享受的開始呼嚕起來。

在一旁看著的莫逍遙也忍不住往前走了兩步，看見這麼乖的貓、任誰都會想摸一下吧。

「同學，你好啊。」在好好保持不會嚇到人的距離後，莫逍遙忍不住開口搭話了，「這隻貓是你養的嗎？真親人啊。」

「不是喔，是附近的居民一起養的，很乖吧。」

月季的笑容十分可愛，跟手上的貓一比也絲毫不遜色，少女與橘貓的畫面從各方面而言都非常漂亮啊。

「真的很乖呢，能讓我摸摸看嗎？」莫逍遙微微傾身用頭靠近了月季懷裡的橘貓，似乎是覺得他並非壞人，少女伸手一托便替他把貓捧到眼前。

真的好乖啊，感覺埋進去吸也沒問題的程度。

他的臉湊近了橘貓的頭，而月季則從貓的旁邊看著跟貓咪打好關係的莫逍遙，有些感興趣的、月季鼓起勇氣問了他的名字。

「我是二年級的月季，你呢？」

「真巧，我也是二年級的，叫做莫逍遙。」

成功交到朋友的月季鬆了一口氣，手中的貓也更靠近了對方一些，而就在莫逍遙跟著靠近一些時，橘貓突然伸出舌頭舔了他的鼻子一下。

「哎呀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在舔完鼻子後，像水一樣的貓從月季的懷裡掙脫出去，迅速就跑到不見貓影了，那是跟身材完全不成正比的敏捷度。

「跑了呢。／跑了啊……」

幾乎同時發出了感嘆，月季率先輕掩著嘴笑了出來，而莫逍遙則是搔了搔臉，感到微妙的不好意思。

今天的天氣真好啊——

耳朵with阿曉

今天放學，莫逍遙不知為何地跑到了赤曉家的月老廟去作客，閒來無事的他坐在廟口的椅子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以及他們身上纏繞著的緣份線。

明明早就有緣了，何必要這樣求緣呢。

他一邊吃著剛剛對方遞給他的糖果一邊這樣講著。

「誰叫他們不知道呢，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看得到紅線嘛。」赤曉把手肘撐在自己腿上、雙手又撐著臉頰，和莫逍遙一起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一段時間後才終於抬頭問出剛才就想問的問題。

「逍遙，你今天怎麼會想來我家的廟啊？」

「嗯……. 勘查敵情？開玩笑的，只是今天沒有要擺攤，不想那麼早回去又剛好會路過這裡而已。」

「哈哈，我還以為真的是來勘查敵情的呢。」

「這麼輕易相信別人可是會被騙的喔。」

從最不可信的人口中說出來的話，果然完全沒有信服力呢。莫逍遙自己都這樣覺得了。

有些無聊的，莫逍遙輕輕撥弄著自己的流蘇耳環。

注意到了這個行為的赤曉就這麼盯著人的動作，盯到莫逍遙都想問對方到底在看什麼時，他終於有了動作。

他的一隻手碰上了莫逍遙的耳朵，用很輕的力道捏著耳廓跟耳垂，最後輕輕捏起那副流蘇耳環，而怕動作太大一不小心把耳環給扯下來的莫逍遙只能僵硬的挺著身體，連讓人放手的話都忘了說。

對方的手很熱，被這樣碰觸的莫逍遙終於在動作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將頭給輕輕側了過去。

「啊、抱歉，我只是有點好奇你的耳環…….」好像是注意到了自己的動作有點不禮貌，赤曉急忙放開了手、並把手掌覺得在自己的頭兩側，做出了投降般的動作。

「沒…….沒什麼，我先回去了，時間也不早了。」他單手摀著自己剛剛被碰過的耳朵，加快了收拾跟行走的速度，並約好了下一次再來玩。

…….只希望下一次，對方不會再突然碰到他的耳朵了。

臉頰with黎膺

很好，誰來跟我解釋一下狀況。

莫逍遙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此時有一個比自己高上許多的男同學正捧著自己的臉，表情還一副一言難盡的模樣。

我才是該一言難盡的那個吧，不要再靠近了。

感覺到黎膺的手正逐漸施力想固定住他的臉，莫逍遙鼓著臉頰反抓對方手腕的力道就更大，但無奈力氣實在比不過人。

「你不要掙扎的這麼用力，這樣我很難做事。」

「這是我要說的吧，黎同學。」

僵持不下。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樣，國王遊戲又被指定到了是不是，啊那又是關他什麼事。

隨著時間一秒一秒過去，莫逍遙也有點懶得掙扎了，這樣無謂的浪費力氣又沒有成效的事實在讓人難以有繼續下去的動力。

最後先放手的果然也還是他，感覺到掙扎力道變輕，黎膺捧著人臉的手也沒再施力下去，反而是將自己的臉靠近半分。

就在快要碰到人時，莫逍遙實在忍不住了，他的心跳不是因為緊張或害羞所加速，而是莫名的、奇怪的壓力，他真的很不擅長面對這種行為。

於是他將臉給側過，而黎膺的唇就這麼正好貼上了他的臉頰。

接著一切都發生得非常快。

從立刻放手開始狂罵又往後跑的黎膺到後面不停拍手的眾人，莫逍遙整理了一下亂掉的領帶，露出了非常微妙的表情後又擦了擦剛剛被親到的地方。

所以我說，你們玩真心話大冒險到底關我屁事啊。